

陶然亭内拜谒老乡

李振峰

他乡遇故知，可谓人生一大幸事。我是在北京的陶然亭公园遇到他们的。

“你看，你的两位乡亲！”同行的文友很是兴奋。我没有回答，仔细地看着他们并肩矗立的墓碑，仔细地读着他们的墓志铭和生平简介。

高君宇、石评梅，令人敬仰的革命先驱和驰名于世的京华才女，不止一次地听说和阅读过他们的事迹和爱情故事。然而，此刻站在这里，看着两座相依却并不相靠的墓碑，想起他们凄美动人的爱情传说，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。

上世纪初叶，一个民族觉醒的年代。从吕梁山深处走出来的年轻的高君宇，站在了风云际会的浪尖之上。从静乐到北平，从太原到广州，瘦削书生意气风发指点江山，在民族独立、人民解放的狂澜中添加了鲜活的山西元素，同时也在山西本土点燃了红色的火焰。

她是有名的才女、作家、诗人、报人，早期女权思想的启蒙者，为女性解放和意识觉醒摇旗呐喊。从山西平定来到处于文化前沿的北平，情窦初开、渴望爱情的石评梅为情所伤之后，坚守着独身主义。

他们相识于同乡会，她仰慕他似火的革命热情，他欣赏她卓越的才华。面对他的热烈追求和表白，受过情伤的她犹豫、纠结，爱的心门紧闭。

本该有情人终成眷属，无奈他们一次次错过，空留遗憾与伤悲。

高君宇辞世后，石评梅提出高君宇曾有“北京城的地方，全被权贵们的车马践踏得肮脏不堪，只剩陶然亭这块荒僻土地还算干净，死后愿葬于此”的说法，建议将其葬于陶然亭。高君宇的墓碑是石评梅亲自设计的，造型别致，一方锥形的大理石碑，顶部尖锐，宛若剑芒。碑基左面刻有高君宇生前题赠石评梅的诗句：“我是宝剑，我是火花，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，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。”石评梅亲手将这几句诗刻在墓碑上，还在后面留下了自己的附注：“君宇，我无力挽住你迅忽如彗星之生命，我只有把剩下的泪流到你坟头，直到我不能来看你的时候。”缠绵悱恻的留言与英雄气概的诗句交相辉映，再加上石评梅以死践诺的悲剧，给这段无果而终的爱情添加了传奇色彩。

高君宇逝世三年后，石评梅抑郁而终。有人说，她的死有很大的自主成分，是为了实现“生前未能相依共处，愿死后得并葬荒丘”的意愿。

石评梅墓位于高君宇墓右侧，造型相仿，同为方锥形的白石碑，上书篆文“春风青冢”四字。两方剑碑如同一对比肩而立的神仙眷侣，令人感慨无限。



高海平

春天里，各种花朵争先恐后地开放着。丁香花、榆叶梅、樱花、海棠花、黄刺玫、梨花、苹果花，纷纷向春天献媚，只怕被这个喜新厌旧的季节所抛弃。

人们尽情享受着春天带来的视觉盛宴。时间一长，总有审美疲劳的时候，转折点出现在洋槐花爆开的那一刻。实践证明，再养眼、再好看的花朵在物质面前是那么地不堪一击。

洋槐花，成串成串地绽放，洁白纯粹、芬芳四溢，惹人耳目。当人们将目光投向洋槐花时，其浓郁的香味让人无法抵挡赤裸裸的口腹之欲。艺术的审美败给了物欲，浪漫主义败给了现实主义。

一根根长长的、带钩子的杆子，伸向了洋槐树，洋槐花刚露出喜悦，便被无情地摧残了，失去了花朵的洋槐树没有了春天。

我惊奇地发现，长在路边的洋槐树，每一棵树的身材都是那么颀长、高挑，一副瘦骨嶙峋的样子。周围的树木蓬蓬勃勃地生长着，枝繁叶茂，青春气息勃发，遭受摧残的洋槐树则无精打采，萎靡不振。洋槐花开了，开在残缺不全的枝叶间，藏首露尾，依然无法抵御从不同角度投来的觊觎目光。

洋槐花到底有多大的魅力，能使人类以“下定决心，排除万难”之姿态将它收入囊中？洋槐花真的那么好吃，那么让人神魂颠倒吗？

世上花几千万种，从没见过像对待洋槐花这样暴力无情的。牡丹虽美，美了眼睛，止于欣赏；玫瑰很美，却带刺儿，让人连手也不敢伸；桃花、杏花、梨花也美，它们的美更多的是引发人们对其未来的向往，比如杏果、桃、梨的甜美。洋槐花不同，它的诱人之处恰恰就在绽放时。洋槐花最大的特点是不仅养眼，还养胃。正因如此，它的高光时刻非常短暂，爆开之际便遭到摧残。地道、纯粹、浓郁的槐花香，一旦进入人类的饮食系统，任何花儿也无法与其相提并论，这也是槐花最大的悲哀。

吃过洋槐花拔烂子的人会上瘾，这种瘾来自于对乡村的怀念。春天是个唤醒记忆的季节，洋槐花天然醇厚的味道在口腔中弥漫。洋槐花像颗粒饱满的珍珠，被水一遍遍淘洗后，裹上面粉，蒸笼蒸出来，浇上蒜汁和红艳艳的辣椒，便成了美味山珍。

不可否认，洋槐花具有独特的香味，且不说品尝了，想起来也会使味蕾产生津津有味的感觉，不由自主地咽着口水，吞着唾液。

行文至此，不由地想起了饥饿年代的故事。那个年代的野菜被翻腾得实在找不到了，人们只好把眼光投向树木。榆树皮被扒掉了，露着光溜溜的树身，洋槐树更是难以逃脱被折磨的命运。

山西作家王西兰和冯浩写过一部长篇报告文学《中国农民原贵生》。里面有一章写原贵生在黄河岸边筑坝时，吃不饱饭，经常饿肚子。有次意外发现周围有洋槐树，大喜过望。午间休息时，他迫不及待地爬上了洋槐树。一把把的洋槐花被捋下来，狼吞虎咽般地塞进了肚子。如此机械的动作不知重复了多少遍，直到开工时间到了，才停下来。也不知吃掉了多少洋槐花，年轻人的胃就像无底洞，永远填不满。多么可怕的饥饿啊，人在饥饿面前没有了丝毫的体面和尊严。

想起这些历史画面，对洋槐花顿生敬畏之情。它一度是人类的救命恩人，甚至是患难兄弟。没有这些草木的无私奉献，人类很难度过艰难的岁月。

独上红楼成一派

张三夕



版)、《红楼探佚红》(作家出版社2007年出版)等影响更为深远的多部“红学”著作，还在央视百家讲坛“红楼六家谈”讲“《红楼梦》的断臂之美”“《红楼梦》的超前之思”，等等，对《红楼梦》探佚学的普及及其女性观的剖析作出了积极贡献。我看这两个视频，对梁先生娓娓道来的演讲风格倍感亲切。他概括了其红楼探佚学的文本依据：谐音法、谶语法、影射法、引文法、化用典故法。梁兄对《红楼梦》极为熟悉，举例信手拈来，如数家珍。他对《红楼梦》结局的预测可谓一家之言。从“红学”的学术史演进的角度看，梁先生的研究工作自成一派，雅俗共赏。

除了“红学”外，梁先生对《封神演义》也有别开生面的研究，出版有《神仙意境》(三联书店2022年出版)一书。他还写过苏东坡的传记，著有《大家精要·苏轼》(云南教育出版社2011年出版；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出版)一书。写苏东坡的传记不容易，已经出版了众多的版本，但梁先生这一本仍能写出自己的特色。我更喜欢阅读梁先生的游记，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《红莓与白桦——俄罗斯游学记》，记述他2006年至2008年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东方文化系任教期间的游学经历，可读性很强，可见其对俄罗斯文学的深厚造诣。

梁先生是有真性情的学者，平生最爱两件“宝器”：箫与剑，自称“一箫一剑本书生”。2020年2月，其友人和同事王毅在《光明日报》上发表《禅在红楼第几层——追忆梁归智先生》一文，声情并茂，文中写到梁先生在病床上请友人读陶渊明的诗而落泪，画面感极强。可惜，天不假年，5年前梁先生不幸因病离开人世。如果假以时日，以梁先生的学识和才华，一定还会为学术界和读书界贡献更多精彩著述。